



【砚庄晚风】

期待笔墨语言的回归

□汪海权

我们要拂拭掉历史语境在笔墨语言表面形成的遮蔽,使笔墨语言重新回到它的原意。

遮蔽来源于两个方面,一是抽象化的,对于书写的规范与抑制:横平竖直、一撇如刀、悬针垂露、逆入平出……这是文字本身符号性质的必然要求。对于这类的遮蔽,我们多少还能自觉地加以抵制。遮蔽的另一个来源,就要防止“引无数英雄尽折腰”的倾向。那就是二王、欧颜柳赵、苏黄米蔡……这些书法精英的出现,使得我们把他们当作了必然,而不是当作偶然,不是把他们当作参考的经验,而是把他们当作了标准。

过去的艺术,比如书法,自唐代以来,每家都在追求自家的风格。本来是个人的觉醒,然而很快又滑向了醉迷——超脱、恬淡、虚无、冷静……结果,艺术家醉迷其中,欣赏者也醉迷其中。激情被削弱,痛苦也被削弱,直至麻木不仁。现在的艺术,我觉得应该走向另外的一个方向,就是要让人为之感动,要让人为之震撼。你可以兴奋异常,也可以痛苦万分。

其实,这样的东西早已有之。

在书法里面,你不妨看看那些简牍书法和造像书法。它们首先不是让我们想到什么风格,相反,我们首先想到的是——不!不是首先想到,而是首先就被打动了,精神为之一振。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书法、真正的艺术。过去那些所谓的风格,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假的东西,是装出来的东西。所以,它们给我们留下的是怎样一副面孔呢?是道德的面孔、文化的面孔。后人争相模仿这些所谓的“标准化”书风,不自觉间牺牲了自己的个性追求。

即便规规矩矩临帖多年的书家,又有多少人可以在精神上与王羲之、王献之、欧颜柳赵、苏黄米蔡平起平坐呢?

本来应该是一个个独立的灵魂,结果全部拜倒在大师脚下,书法变成了“风格符号”和“等级符号”。很多过去的书法家,他的“风格符号”一旦成熟,就要湮没于由“符号系统”所织就的罗网,无法大胆地改变风格,艺术之路越走越窄。可惜,可叹。

【心香一瓣】

忆国融

□杨曙明

国融姓林,年长我12岁。我们同属相,他是出生于1944年的甲申猴,我是出生于1956年的丙申猴。

我和国融兄相识于1998年。那年7月18日,我们奉区委的调令,同时来到区经计委报到。我出任主任兼党委书记,他出任党委副书记兼区属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,我们就这样先同事而后又成为好朋友,即便是退休之后这些年,彼此间也没有断了联系。

国融兄长得一表人才,一米八几的个头,浓眉大眼国字脸,身材魁梧,相貌堂堂,颇有山东大汉的气质和神态。我曾经问过他年轻时是否喜爱体育运动,他说上学时曾经是学校里颇有名气的田赛运动员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很多国有企业因为管理滞后、技术落后、负担过重等原因,举步维艰,步履艰难,国融兄兼职党委书记的那家水泥厂就是如此。当时,有关领导在给我们介绍情况时说:“这家企业已经得了‘绝症’,因为种种原因,时下不过是在苟延残喘,你们上任后别说是盈利,能扭亏就不错了,起死回生的事连想都不要想。”就这样,国融兄带着压力,带着责任,当然也带着组织的信任,走马上任去收拾那个烂摊子去了。

从国融兄的工作经历看,此前他并无在企业工作的经历,那次奉调到企业任职,实在是服从组织的天职之举,要知道那年他已经五十四岁了,距离内退年限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。如果说他要去的那家企业是个“香饽饽”,这事还好理解,可实际情况正相反,那是个让很多人怵头而不敢去、不愿去的企业,由此可见国融兄的责任意识和品行胆识。他能在“临秋未晚”之时,如此这般地服从组织安排,的确赢得了我和很多同事的敬佩。

国融兄到任之后,没有摆老资格,更没有倚老卖老,而是事事以身作则,处处严格要求自己。当时,上下班交通不是很方便,但无论刮风还是下雨,无论是盛暑还是严寒,他鲜有迟到,绝无早退的时候。他为人耿直,平易近人,愿意和工人们交朋友,到任不久就得到了多数职工的认可。他对待工作相当认真,是非问题喜欢较真,又敢于直言,因而厂子里的歪风邪气在他的“震慑”下很快就有了较大收敛。当然,责任心使然让他的性格有些急躁,心里装不下问题,遇有问题恨不得立马拿出解决的办法。

我曾经有过在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者的经历,深知在企业工作的艰辛和劳苦,所以特别能理解国融兄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他特别信任我,很喜欢找我交流情况。那段时间我们俩是三天两头碰头,见了面就是拉工作。有时候是在八小时之内,更多的时候是在八小时之外,什么“白加黑”“5+2”,当时对我们来说,犹如家常便饭。记得那两年,因为我们经常利用午餐、晚餐的时间边吃边聊,不知不觉间成了解放路上那家小小水饺店的常客。

1999年4月,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,国融兄到了可以内退的年限,可是我不能让他走啊!因为水泥厂的工作需要他。于是,在得到他本人的同意之后,我特意向区委提出了让他暂缓内退的建议,区委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。按照当时的内退政策,内退期间待遇不变,工

【落英缤纷】

故乡的老屋

□薛立全

故乡的老屋说它老,其实也不老,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成的。当时我还在上高中,那时家里并不富裕,父亲为了让我们弟兄三人每人都有一幢房子,决定再新建一幢。

在我去济南求学前夕,大家庭进行了分家。经两个哥哥提议,这幢刚刚建起的新房分给了尚未成家的我。

过后的很多年,母亲断断续续离开了老屋,看大了几个孙子和孙女。

光阴似箭,日夜如梭。转眼间过去了二十多年的时光,母亲的满头黑发染成霜白,脚步稳健变成步履蹒跚。2012年我从工作岗位上提前退了下来,这一年我们兄弟三人也把母亲接到城里轮流赡养。

几年后,母亲的体力越来越差,每次换地方居住时,母亲都累得气喘吁吁。

我深知母亲的脾气,如果让她固定在一家住,她肯定不会同意。这时我就想回到故乡改造老屋,把母亲安置在老屋固定养老,兄弟三人轮流伺候,春、夏、秋三季回老屋居住。

接下来就对老屋进行升级改造,更换了红瓦,屋内外整修一新,母亲的卧室制作了榻榻米炕并安装上空调。

院子里长满了大树,为了有日照空间,选择留下了近三十年的樱花树、山楂树、柿树、梧桐树各一棵,其他全部清除。

房屋翻修完工后,我迫不及待地接上母亲,回故乡参观翻修后的老屋。

刚进小院母亲就显得很惊喜,院子宽敞平整,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。参观完全部房间后,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。母亲说当年盖这五间房子时家里很困难,根本没有买五间房子材料的钱,父亲本来打算盖三间,母亲坚决要求盖五间,其中的两间作为父母固定住处,不用和儿子挤在一起。为此母亲和父亲还闹了几天别扭,最后在母亲的坚持下加盖了两间。

母亲说她一辈子都惦记着这两间得来不易的房子,前些年看着东头的两间房子没门没窗当成柴草屋,一直很痛心。现在看着五间老屋翻修一新,心里非常高兴。听到母亲说这些心事,我更感觉干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大约过了半个月时间,城里的暖气刚停,正好轮到我照顾母亲,我便把母亲接回了老屋。在这之前,我先购买了四把藤椅和一个藤木茶几。四月份乍暖还寒,只要太阳好,我就把藤椅和茶几搬到院子里,冲上新茶,把母亲叫出来一起喝茶、晒太阳,喝茶的间隙我就整理院子里的菜园。

春天里,小院繁花似锦。靠近门旁是一棵高大的樱花树,花朵密集,花头硕大的双樱开满枝头,半个院子都被粉红的樱花遮住;房间的两个窗户前分别是花朵艳丽的牡丹和月季;小院南墙的整面墙头上,开满了红色和粉色交织的蔷薇花;靠近小院的东墙根,是一棵清香扑鼻的栀子花;院子中间雪白的山楂花缀满枝头。母亲一生爱花,特别酷爱牡丹,每天母亲都要拄着手杖,围着小院端详一番。

随着天气变热,在太阳下喝茶已不舒服,这时稍微挪动一下藤椅和茶几就是大片树荫。母亲一生喜欢饮茶,看着她优雅的饮茶动作,听着她娓娓道来的陈年往事,我的内心无比喜悦和幸福!人到中年,既有闲暇时间,又能和老母亲天天在一起,这种感觉非常美妙!

到了秋天,小院子一片丰收景象。门东旁的柿树挂满了黄灿灿的柿子;坐落在院子中央的山楂树枝头,缀满了火红的、又大又饱满的山楂;院子里的小菜园由于管理精心,蔬菜长得油光发亮。

到了周末,爱人、儿子、侄子、侄女以及孙辈们都赶回老屋团聚,老屋里呈现出在城里少有的热闹气氛,仿佛也找回了小时候依偎在母亲身旁的感觉。

回老屋我夜晚住在火炕上睡得特别踏实和香甜,每天清晨听着鸟叫早早起床,沿着村西头一条曲折幽静的小道,徒步晨练。母亲在哪里,家就在哪里,有母亲居住的老屋,是最吸引我的地方。我每天必须回老屋看看母亲,在火炕上躺一躺,这一天才觉得过得有意义。

然而这种温馨的生活场景随着母亲的离去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现在老屋常年都挂着锁头,我偶尔也会回老屋一趟,但看着空荡荡的老屋,伤感的情绪就会涌上心头。

老屋依旧还在,但没有了母亲的身影;老屋日趋清冷,它的样子也渐渐模糊。